

想要治好父母的矽肺病 阳光男孩选择了医学专业

这个家因病致贫,男孩暑假打工挣到1500元,但远远不够学费

本报记者 吴崇远 文/摄

这个夏天,18岁的杨伟锋没有像其他高中毕业生一样四处潇洒,而是背起行囊,只身从老家青田来到义乌,在一家企业当起了暑期工。

他每天负责为流水线上的“小黄鸭”玩具包装外壳,不断重复着枯燥的动作。工资是计件制的,做一件三分钱。在一天九小时的工作时间内,伟锋大概要做2000件,这样他可以赚六七十元一天。

在厂里待了20多天,他挣到了1500元。这是他人生第一份薪水,也是即将踏入大学的部分学费。学费还有部分缺口,怎么解决还是未知数。

家里欠着一大笔外债,难道还要再去借钱?伟锋憧憬着大学校园,却不希望因此给家里带来更多的困难。

他的房间里空空荡荡 连墙壁都没有粉刷

从丽水出发,走金丽温高速公路,到石帆出口下,再沿着山路蜿蜒而上四五十分钟,记者终于来到杨伟锋的家,青田县腊口镇舒桥乡大弄底村。

淳朴的山村小桥流水,满是乡间烟火气。伟锋的父亲杨正清穿着蓝衬衫,已经在村口等候多时。看到记者前来,这位头发花白、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招呼着跑过来。“这里到家还有几公里山路,车不好开,我带你们去。”他大口喘着气。

伟峰的家是山路旁一幢四层小楼,外墙糊着水泥,没有粉刷。

伟峰出去打工了,杨爸爸领着记者来到四楼儿子的房间。记者看到,房间四周的墙面都没有粉刷,完全是毛坯状态。整个房间的所有摆设,是一张放着凉席的木板床和一张简陋的写字桌,别无他物,空空荡荡。

“2011年,老宅不小心着火了,烧光了大部分。我们两兄弟出钱重新盖了屋子,但生活困难,装修完不成。”伟锋的父亲解释说。

写字桌上摆放着杨伟锋这些年获得的各种奖状。一本刚刚寄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格外醒目,这是伟峰即将迈入大学的通行证。

父母患矽肺病多年 家里欠下15万元外债

以前,伟锋家里虽然条件一般,但至少没有欠下外债。让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的,是父母两人的矽肺病。

二十多年前,伟锋的爸爸和妈妈走出大山,前往温州一家陶瓷厂打工。“那里工作很忙,一天十个小时。我们主要负责瓷砖压制。车间里都是粉尘,那时大家没有防护意识,工作时不戴口罩。”

到了2007年,父亲到江苏打工。“这时我和老婆开始咳嗽,有时候会连续咳一天,停不下来,继而感到胸口痛、身子虚,后来体力活也干不了了。”

到医院一查,才发现,两人都得了矽肺。这是尘肺中最常见、进展最快、危害最严重的一种。

目前对于矽肺,只能通过治疗来减轻症

状、延缓病情进展、提高寿命和生活质量。“药费还是比较高的。家里没有钱医治,我只能在气喘严重时吃点药控制一下,即使这样一天也要40多元……”伟锋的爸爸领着记者来到妻子的房间,床头的制氧机异常醒目,“老婆的病情比我还严重,每天要吸氧……这个病是无底洞,只要发病就一直要吃药。”

这个家庭已经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,只能靠伟锋父亲偶尔做油漆工补贴家用。“挣来的勉强够吃住,现在家里已经欠下15万元的债,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……”

今年55岁的杨爸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。他说,之前他为挣钱伤了身体,如今家里没有稳定收入,儿子的学习生活费用成了一大问题。

据伟锋说,他还有个哥哥,已经成家有了孩子,在义乌打工,收入也不高。“为了侄子上学,哥哥在义乌买了房,但经济困难,首付还是借的,另外还有30年贷款,压力很大。”哥哥没有余力来帮他。

他从小到大一直很优秀 高考志愿毅然填报医科大学

从小到大,杨伟锋是个用功而听话的孩子。说到儿子的学习,杨爸爸眼里一下有了精神。“他的成绩可以的!小学到初中都是年级第一。高中入学时排在470名,后来老师经常给我发微信,每次都夸儿子进步快,到高一期末一下子就排在年级前列了。”

杨爸爸一直强调,自己没有文化,在学习上没办法帮儿子,只能在他回家的时候表扬两句,“当然还顺便督促他继续努力,别骄傲过头。”

在生活中,伟锋表现得懂事、独立。“爸爸妈妈工作很累,所以小时候我做完作业出去



杨伟锋的家几乎还是毛坯房。他的房间里只有简陋的一张床和一张桌子。



玩,会先把米洗好放到锅里煮饭,他们回来就能一起吃饭了。”他说。

今年高考,杨伟锋考了636的高分,他填报了温州医科大学。

杨爸爸说,儿子去年开始就一直说要学医,“为什么选这个专业,我也不知道,相信儿子的选择。”在杨伟锋这里,记者得到了答案:选择学医是出于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崇拜,更期盼通过努力学习来治好父母的疾病。目前,杨伟锋已被温州医科大学录取。

不过,当一年8000多元的缴费单摆在面前时,一家人还是陷入了焦虑。

从杨伟锋家采访完,外面刚刚下过一场阵雨,山间绽放出一道绚丽的彩虹。

风雨过后,就是彩虹。对伟锋来说,人生的那道彩虹就快出现了。



牵手寒门学子

2019中天·钱报助学行动